1946年，一艘滿載乘客的油輪在海上呼嘯前進，甲板上的角落裡，陳善學坐在甲板上，似睡非睡的雙眼警惕的觀察著甲板上的人。似乎發覺四周之人對之沒有威脅，他才稍微放鬆身子，看向茫茫的大海。

陳善學，漳州府人士，年方十九，身材雖已長成，臉上尚留稚氣。其父陳杰為漳州人世，在當地經商，其母在生他時難產逝世，由其父獨自帶大。一年前陳杰因土地利益糾紛與人結怨，當時時逢二次大戰，家族大院多有護院打手，多方勢力角逐，之後糾紛越演越烈，在一場大型械鬥中，陳杰遭多人圍攻暗算導致重傷，數日後傷重身亡。

喪禮之後，陳善學找仇家報仇，但其父雖學過功夫，卻沒教他甚麼，仗著年輕力壯，他找了其中一個仇家暗中偷襲，但終究不敵真正練家子，被打得受傷逃逸。他知仇家也在找他，收拾細軟四處躲藏。數月前，他聽說日本投降，想起他父親說過有個師兄多年前移居台灣，他知道現在的自己復仇無望，心想不如去找他學習，等練成後再回來復仇，於是買了船票，準備渡過黑水溝，唐山過台灣。

大船駛入基隆港，陳善學隨著人潮緩步踏上台灣土地。先到附近市集買了點東西果腹，正欲找人詢問如何前往台中，只見一人倉皇往他這方向跑來，後面傳來女子呼聲，大喊有扒手，其時多數台灣人聽不懂普通中文，因此搞不清楚狀況，陳善學因自小讀過多年私塾跟學堂，因此普通中文與閩南語皆精通。就在路上行人對此突如其來之事尚未有反應之時，扒手已然跑到陳善學身旁，他趁勢伸手拉住他的手，往後一拉然後猛然施力往下，那扒手突如其來，踉蹌一下往下摔倒，手上拿著的錢包掉在地上。此時突然有人自後大力撞了他一下，他為維持平衡，只得順勢往前了幾步，回頭看去，地上那扒手與另一人已快步向遠方跑去，陳善學心想原來還有同夥。那兩人跑得極快，眼看是追不上了，此時那婦人抱著一個小孩也追到了，連忙撿起地上的錢包，翻看了一下錢沒丟失，鬆了一口氣，向陳善學連聲道謝，並自錢包拿出一些錢想要給他，他連忙揮手拒絕，回道小事一樁。陳善學摸了摸後腦，憨憨地笑了下，然後詢問要到哪裡坐車到台中，婦人詳細地跟他指路後，他聽說現在過去可能剛好可以趕上火車，話不多說，道聲告辭後便急忙快步離去。

經過一路顛簸到了台中，休息了一碗，隔天仔細看了一次他父親與師伯通信的信件上的地址，沿路問人找過去。過了沒多久，陳善學便找到他師伯的地址，那是一間普通的磚造房屋，大門倒是開的，他往內望了望，沒看到人，他整了整衣衫，上前敲了敲門。須臾，一個婦人探出頭來，見是陌生人，問了聲你要找誰?陳善學趕緊回答要找師伯林栈，因為彼此不認識，他把他們的通信信件也順道遞了過去，那婦人愣了一下，拿起信端詳了一番，說道:你是陳杰的兒子?陳善學點頭稱是，試探的問了聲:伯母?婦人點點頭，嗯了一聲，原來此人正是林棧之妻吳氏。

陳善學趕緊拿出準備好的禮物遞過去，說道:一點小心意。經過再三推遲，吳氏終於收下禮物，然後讓過身子說道:進來坐會兒，喝杯茶吧，從那麼遠過來。陳善學跟著進入客廳，吳氏讓他坐下，端了杯茶給他，也在一旁椅子上坐下，說道:你師伯前年去世了，你知道嗎?

陳善學一聽愣了一下，事實上他的親族與其父的至交因為會武，多有加入抗日作戰。再福州戰役以及其他多起爭鬥中，多有死傷。他雖學武不勤，但因他自小在武館長大，深知師傅要傾全心來教導弟子的難得，若非親故，一般通常要花很長時間才能得到真傳，甚至還都會留一手絕技。加上他的仇家也在找他，因此到台灣找他師伯變成最好也幾乎是唯一的選擇。

此時，原本計畫好的環節突然中斷，對他有若晴天霹靂，頓時語塞，心想著這樣要如何回去復仇。吳氏接著又說:年紀大了，病了一場就走了，唉，當時我也不知道怎麼通知你們。

事實上二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，之前幾年世界動盪，他們師兄弟已有多年未有聯絡，而且吳氏雖聽其夫說過陳杰，但未曾謀面，自也難以通知。她見陳善學沒回應，又問了句:你父親還好吧?

陳善學回過神來，聽他問起父親，悲從中來，簡略的說了他父親的死訊，話未說完已哽咽。吳氏深深嘆了口氣，說道:哎，怎麼那麼年輕就去了。又聽說是因被多人暗算而亡，又嗟嘆道:老是打打殺殺，不應該太衝動啊。一陣長吁短嘆後，陳善學透漏想學拳的意思，吳氏又唉聲嘆氣的說道:你師伯在這裡教了不少人，不過學得好的只有幾個，有的去做生意了，有的到南洋去了，有的回家種田了，哎，有幾個學了拳就以為自己很行，到處找人相打，都沒啥好下場。

吳氏絮絮叨叨的唸了會，陳善學一臉茫然，心裡想著接下來要怎麼辦?還是坐船回去，到莆田少林寺去碰碰運氣?不過戰爭的影響，不知道少林寺現在情況如何?福建還有幾個其他拳法流派，如果去請求拜師不知道他們收不收?

吳氏見他眉頭緊湊，心想丈夫確實提過好幾次陳杰，兩師兄弟感情不錯，現在他的後人需要幫忙，自己若能相幫也該幫一把，但是自己子嗣學拳沒興趣，丈夫的那幾個徒弟學得比較好的多是早年收的，現分居各地，大戰的影響，大家生活都辛苦。看了看陳善學年輕稚嫩的臉龐，因為奔波多了一絲的滄桑，想了想，嘆了口氣說道:不然你去桃園找阿土好了。

陳善學此行無法得到師伯教導，已然打算放棄，決定到基隆坐船回去漳州再找機會拜師，聽罷正打算拒絕，不過他自幼乖巧，對於長輩的吩咐不好回絕，心想順道去看看也好，便說道:跟這位…師兄素昧平生，能夠寫封信讓我帶過去嗎?

吳氏說道:我沒讀過書，不認識字。

陳善學搔了搔頭說道:那我幫你寫。

吳氏遲疑了一下又說:阿土也不認識字。

陳善學:……

吳氏站起身來，說道:飯煮好了，你留下來一起吃。說完便轉身進廚房，一會兒端了飯菜出來，陳善學陪她吃了午餐，吳氏又回廚房拿了一包東西，說道:這個你拿給阿土。之後詳細說了如何到桃園找他的路線，想了想，又回房去，一忽兒出來，拿了把鑰匙給陳善學，說道:這是以前你師伯買在桃園的屋子，你在台灣有需要就去住，如果決定要回去了，把鑰匙寄回來或是拿給阿土都行，你師伯走了，現在沒人住，你平時打掃乾淨就好。

陳善學拿著鑰匙，心裏感到一股暖流，他本多愁善感，遽逢巨變使他不得不堅強地成為大人，此時來自長輩的關懷讓他哽咽，用手臂揉了揉眼睛跟鼻子，輕輕的嗯了一聲。吳氏拍拍他手臂，說道:你師伯到最後都還念著你爸，你有空就來伯母這裡坐坐。

告辭了吳氏後，陳善學又搭火車到了桃園，其時天色已黑，他找到師伯的房子，是一間普通的獨戶房子，正要開門，附近有個鄰居見他面生，便過來詢問，知道他是林棧的姪子，跟他攀談了幾句，認識了一下才回自己屋裏。進到房子內，裡面收拾得很乾淨，陳善學簡單清洗一下便上床休息。

可能是多日奔波，終於心情較為放鬆，這一覺倒是睡得香甜，直到日上三竿才起床。他索性先到附近市場吃了午飯，四處逛了會兒，才施施然隨著吳氏所言路線緩步踱去。沿途漸漸都是稻田，走了好一陣子，陳善學已經有點不確定自己是否走對路，終於碰到人就趕緊詢問，原來方向沒錯，又走了一段距離，看到一棵鬱鬱蔥蔥的大樹，旁邊有一個曬榖的空地，再過去點有一個三合院，樹下幾個農夫坐在長條板凳上喝茶抽菸，幾人看著空地上一個中年男子，拿著一根長棍子，風聲虎虎的舞著。

中年男子察覺陳善學走近，拿著長棍走到樹下，甄了碗茶大口喝著，樹下眾人也發現了他，幾人轉頭看向陳善學。他突然覺得有點尷尬，快步上前說道:請問那個……片土……。幾人看向坐著的一人，陳善學順著眾人眼光看向其中一人，此人中等身材，肩膀顯得比常人寬，年約三十，正似笑非笑的看著他。

陳善學心想應該就是他了，但是突然不知道怎麼介紹自己，結結巴巴的說道:我是…那個…我伯母…，他索性直接把吳氏要他轉交的包裹拿出來遞過去。片土伸手接過，打開看了一下，說道:師母叫你拿給我的?

陳善學連忙回道:是的師兄，伯母讓我拿給你。

話頭一開說話就順了，他連忙介紹自己的關係。眾人聽說是師弟，斟了碗茶給他，讓他坐下休息閒聊。

其中一人對適才舞棍的中年男子說道:阿樹兄，聽說你要去比武?

阿樹哈哈一笑回道:沒啦，是里長說有個甚麼武術比賽，他已經幫我報名了，要我去參加。

另一人說道:是對打嗎?

阿樹說道:不太清楚，就說要拿丈二槌過去。邊說邊摸了下他手邊的長棍。

陳善學看了一下那根長棍，長度大約是丈二，不過棍子為何稱為槌倒是奇怪。

眾人又閒聊了幾句，其中一人名為居理，聽起來跟阿樹是師兄弟，但是平時代師授藝。跟片土說道:片土兄，我到台北買了一對鐵尺，你看看。說完自旁邊的包袱內拿出一對鐵製的兵器，長度約莫等於一人之前臂，一頭圓一頭尖，形成一個錐形，陳善學看著納悶，心想不是很直的才稱為尺?

片土站起身來，手握圓頭端，一手一隻，鐵尺靠著他的前臂，居理也站起來，拿起一根木棍做勢向他砍去，片土左手舉起格檔，另一手一甩，鐵尺轉了一圈直奔居理面門，居理急忙倒退，呵呵笑道:小心點，打到可不是開玩笑。

兩人耍弄了一會兒，逕自回到座位上喝茶，阿樹就在一旁笑呵呵的看著。居理問道:片土兄有沒興趣買一對?我看你身手都沒落下。

片土摩搓著鐵尺，似乎愛不釋手，皺眉想了想，說道:暫時先不要啦，之後再說。

居理又拿起一對雙節棍在旁邊耍弄了幾下，見陳善學盯著他，對他笑了笑說道:想不想耍耍看?說完將雙節棍遞給他。

陳善學饒有興致的拿起來，學著他的樣子玩起來，一個不小心便甩到後腦，痛得他齜牙裂嘴，居理在旁跟他說明要如何施力，讓他練習。

居理跟他玩了一會兒，說道:少年仔不錯，多練練，以後有前途。然後逕自回去喝茶。

片土點了根菸，瞇著眼睛，靜靜的看他倆玩耍，嘴角掛著淡淡的微笑。等他倆耍畢，又閒聊了幾句，他起身對其他人說道:今天我細漢的來，我先帶他回去吃飯。說完對陳善學示意，便施施然踱步離去，陳善學連忙跟上。

沿途片土隨口問起他個人的情況，他也擇要回答了。不多時到了片土家，一個普通的鄉下三合院，四周栽種了整排的竹子充當圍牆，桃園新竹風大，栽種很多竹子以防風。房子是土牆，顯示其家境並不富裕，連大門都只是用個門板扺上。跟一般農家一樣養了牛豬雞鴨等，庭園中一條狗見他面生，吠了幾聲，經片土呼喊一聲，悻悻然到一邊趴著。一個小男孩自屋中奔出，約莫七八歲，嘴裡喊著爸爸，乃是片土的長子丙金。

片土摸了摸他的頭，說道:這個要叫阿叔。

丙金乖巧地喊了。片土接著又說道:阿叔等下在這裡吃飯，你去給灶生火。

丙金應了聲，蹦蹦跳跳的跑去廚房。片土才帶著他到客廳坐定，屋外一個男子帶著一個小孩過來，小孩用右手拉著左手，抽抽噎噎地小聲哭泣。

男子見到片土，立即喊道:片土兄。片土看向他們，男子帶著小孩上前說道:麻煩你幫這囝仔看一下。

片土拿個椅子讓小孩坐了，還沒發問，男子又忙說道:猴囝仔爬到樹上採芭樂，不小心摔下來，撞到手。

片土捏了捏小孩左手肩膀跟手臂，突然用力一拉，那小孩啊了一聲，片土說道:等一下我拿個膏藥貼一下，過幾天就好。說完到旁邊櫃子裡拿了膏藥幫小孩貼上，順便說道:這幾天別動到，香蕉芭樂先不要吃。之後男子連忙道謝後離去。

陳善學在一旁看著，見師兄也沒收費，等他們走後問道:師兄你還會看病?

片土微微一笑說道:不算看病，主要是跌打損傷，以前跟師父學的，練拳常會傷到筋骨。

陳善學又問道:那可以收點診金。

片土哈哈一笑說道:不用，都是厝邊親戚，互相幫忙。又接著說道:你先坐一下，我去煮飯，很快就可以開動。

陳善學靜靜坐著看向屋外，夕陽逐漸西斜，微風吹過，竹林的竹子隨風搖曳著，偶而傳來幾聲狗吠聲，他逐漸放鬆，心中感到平和。

突然有點聲響，他轉頭一看，一位婦人拿著些碗筷，緩緩地放置到餐桌，旁邊跟著個小女孩，約莫四五歲。婦人形體瘦弱，臉色看來有點憔悴，見他望來，對他微微一笑並點了點頭。陳善學心想應該是師嫂，連忙起身問好:阿嫂你好，我叫陳善學。

正想上前幫忙，婦人忙揮手制止他並說道:坐，等一下就吃飯。將餐具擺好後，又緩緩地走進內屋。不一會兒，片土端出幾盤菜到餐桌上，招呼他道:好了，先來吃飯。

陳善學忙趨前，桌上擺了幾樣尋常農村菜，看來頗為可口，份量十足，顯見片土烹調手法。兩人坐定，陳善學問道:剛剛有看到阿嫂，不等她一起吃?

片土說道:查某人免睬她，我們先吃。嘴裡雖這樣說，手裡拿了個碗裝了好一堆菜跟肉，跟丙金說道:拿去給你娘吃。

之後陳善學才知道師嫂剛生產不久，除了丙金跟看到的小女孩，還有一個一歲多的男嬰兒，但是新生兒夭折，還要照顧幾個小小孩，面色難免憔悴。

鄉下人沒太多講究，兩人拿起碗便開始吃了起來，片土煮菜手藝不錯，陳善學還多吃了碗飯。飯後兩人拉了椅子在屋外坐了乘涼，其時天已黃昏，微弱的夕陽將農家染成一片金黃，片土邊拿著扇子搧著，問道:你晚上有地方住嗎?

陳善學將吳氏借他房子的地址說了，頓了一下，鼓起勇氣說道:師兄，我可以跟你學拳嗎?

片土一聽，心想原來是師母要他來跟自己學拳，一開始看他幫忙送禮物便知道是師母要自己照顧他，又聽他說了住的地方，心想師母連這邊的房子都借他住了，心中更加確定，點點頭說道:最近田裡忙，只能在農暇之餘教。

陳善學一聽，心中大定，心想自己也不能白吃白喝，忙說道:我可以幫忙種田。片土哈哈一笑，種田事務繁忙，對於小師弟自願要幫忙他來者不拒，對他做了個滑稽的笑臉，又說道:種田很累的。

陳善學忙回:我不怕累。看師兄又擺出滑稽的笑臉，搔了搔頭，憨憨地笑著回應。後來相處久了才知道師兄天性詼諧，年輕時還去學大戲，平時總喜歡擺個丑角的臉逗人。

當晚陳善學回去好好睡了一覺，第二天起了個大早。精神飽滿的到了師兄家中吃了早餐後，幫忙拿著農具跟著師兄走到田裡農作。時值春耕，片土忙著翻土跟插秧苗，陳善學便在後學著打下手。這樣過了幾日，他也漸漸熟悉了一些農事。某日，隨著時間漸午，陽光漸強，天氣異常燠熱，陳善學在田中彎著身子幫忙插秧，日光照射下，他漸漸覺得疲倦，汗流浹背，只覺腰背酸痛，口乾舌燥，幾乎直不起身。片土見他臉色不好，讓他去休息，陳善學心想自己年輕力壯，怎能自己跑去休息，灌了一肚子水後繼續幫忙。

農暇休息時大家聚在樹下，居理見他面色蒼白，忍不住調侃了一句說道:少年人要有展則，昨晚跑去哪風騷了?說完後眾人一起哈哈大笑，陳善學摸了摸頭，只能憨憨地跟著傻笑。片土拿著菸，皺著眉頭看了看他，倒沒說甚麼。

當晚回到住處，陳善學全身發燙，四肢酸軟，頭暈腦脹，他知道不對勁，早早上床睡了，只覺昏昏沉沉，多次口乾舌燥的起床喝水，又病懨懨的躺回床上。一覺睡得惡夢連連，正自頭昏腦脹之際，聽得敲門聲，他走去開門，只見片土師兄跟師嫂兩人站在門口。他忙讓過身子，片土逕自走進去，看看他的臉色說道:我猜的沒錯，應該是熱到(中暑或熱衰竭)兼冷到(風寒)。片土妻張氏將手上包裹放桌上打開，拿出一些食物碗筷，又仔細拿出一個綁好的小盅放桌上，拆開後說道:先把藥喝了，再吃點東西。片土跟他叮嚀了幾句多休息，陳善學應諾，張氏趁這時間將東西收拾了一下，片土說了我們上街去買些藥材，兩人便風風火火便離去了。

陳善學送了兩人出門，坐在桌前，將中藥水端起，一口喝了，藥水奇苦，他趕緊挾了口菜吞下去。飯菜都還溫熱著，陳善學心想今天田裡很多事情要忙，師兄師嫂還特意準備飯菜，煎了中藥，還穿戴整齊來看他，說甚麼要上街買藥材，哪需要急於這一天?想起之前其父逝世，他為了復仇，到處尋找其父以前的關係幫助，之前和藹可親的叔叔伯伯，大多變成冷漠的路人，平時稱兄道弟的朋友，避之惟恐不及，孰料到在台灣卻受到多方關照，他心中有感，淚如雨下，一口一口和著飯菜吃了。

隔日起床，他感覺不適完全消失了，精神飽滿的到田裡幫忙。片土見他已然無恙，只是點點頭，繼續忙田裡的工作。工作告一段落後，找到空閒時間，教導他鶴拳基本功夫。鶴拳屬於南拳，基本口訣是吞吐沉浮，著重手的攻擊，基本功是練甩手，首先雙腳微開與肩齊，腳尖略內縮，是為三角馬。雙手內曲平伸，手掌向上，類似捧著臉盆的姿勢。雙膝彎曲微蹲，是為沉，前腳先往前然後後腳跟上，是為吐。到定位後，雙手自然下垂，蹬直雙腿站起是為浮，浮起時，雙手自然甩出，在手掌約莫與眼睛同高時定住。接著後腳先退然後前腳跟著退，雙手回復捧的姿勢，是為吞。如此反覆練習，持續不懈。

鶴拳俗稱軟拳，練習時雙手放軟，自然下垂，在雙腿上躍之際，雙手需如鞭子般順勢甩出，手停在約莫與眼同高處，接著雙手再收回至自然下垂狀態。甩出時吐氣出聲，同時訓練中氣。因為看起來雙手並不施力，才被稱為軟拳，實則可以很好的訓練到全身。陳善學用心學習，一有空閒便練習，初時不習慣，甩出時全身僵硬，甩了幾十下後雙手痠痛，此稱為牚手。因為牚手，他在農作時一施力便齜牙裂嘴的，居理看到後，忍不住又開了他個玩笑，眾人也都開懷大笑，陳善學知道大家關心他，只是摸摸頭傻笑。

片土觀察了他一陣子，教導他說道:你施力方式要多練習，要練手尾力，不要繃著。

他想了想，找了個沉重的短圓鐵棒，用右手握住一端，自然下垂，蹲好馬步，說道:你像這樣練習。說完右手施力將鐵棒甩起，鐵棒在空中轉了一圈，然後片土再用右手接住鐵棒另一端，因為鐵棒重量關係，右手自然垂下至原先狀態。他將鐵棒交與陳善學，又說道:右手練完練左手。

陳善學興致勃勃地練了起來，練了一兩百下後，發現雙手血管暴起，前臂發熱，似乎都變粗了點。隔日清早，在片土家正欲前往農地，片土又拿了個小甕給他，右手五指箕張，型若鷹爪般抓著甕口說道:像這樣抓著走到田裡，以後手指較有力了，再加水到甕裡。

陳善學依照指示抓著甕口，另一手拿起農具，跟著片土往田中走去。過沒多久，他手指痠痛僵硬，片土示意他換手，又半開玩笑說道:千萬不要硬撐，我們可沒有那麼多甕。說完又對他擺出招牌的搞笑臉，然後自己哈哈大笑了起來。

陳善學就這樣跟著片土邊耕種邊練功，過了一個多月，田裡的秧苗也漸漸長高，陳善學每日努力練功，漸漸習慣這種強度的訓練，覺得身體確實壯了不少。鄉村生活雖不富足，但是清幽恬靜，與世無爭。附近農人在農暇之餘，常聚集在樹下乘涼，泡茶聊天，偶而一盤花生，喝點米酒，其樂也融融。

陳善學也漸漸融入，他溫文有禮，人又勤奮，常自告奮勇幫忙，權當鍛鍊身體，眾人對這位片土的細漢仔也多所照拂，阿樹跟居理知道片土拳法厲害，平日有空便傳他幾招兵器套路，陳善學知道他們兵器專長，時常請教練習，片土也鼓勵他多學。

某日，眾人在阿樹庭院樹下乘涼，大家泡了壺茶邊喝邊聊天，阿樹突然進屋拿了張紙出來說道:阿學，你認識字，看這上面寫甚麼?

陳善學接過後一看，原來是張獎狀，他唸道:中華民國台灣省武術大賽長兵器組冠軍。

阿樹當然知道自己拿了冠軍，就是不識字想知道上面寫甚麼，眾人倒是齊聲恭喜。

居理怪聲說道:我師兄跟人家比長家私沒有輸過的。眾人又是一陣大笑。陳善學也聽懂了他的雙關語，跟著大家笑成一團。

當晚，月色皎潔，阿樹坐在庭院中的涼椅上，仰望天空，家裡養的老狗靜靜的捲曲在一旁地上。他望著天上的明月，心裡想著:中華民國?那日本國呢?

他隱約知道日本打敗戰，不過鄉下的老農幾乎是隱居生活，他出生於日本統治時代，一直也認為自己算是日本國的人，發現自己換國了，心中滿是疑惑。不過想了一會兒也就釋懷了，一個鄉下老農想太多家國大事太過傷神。

“那那些日本人呢?”他又想起另一件事，”都回去日本了?”在日本統治時代，有約莫三十萬日人在台，台灣通用的語言是台灣話與日語，許多台灣人都能說一口流利日語，二次大戰後大多遣返回日本。作為殖民地的台灣，本土居民除了少數社會頭人，一般人顯然受到的待遇不同。

他看著天上的繁星，倒是想起了自己年輕的時候，曾經有一度他賣魚為生，每天推著個魚攤子四處兜售。某日他經過一戶日本人家庭門口，一位年輕優雅的日本太太自屋內出來叫住他，說要跟他買兩條魚。他手腳俐落的處理好魚交給她，那日本太太接了後，請他稍等一下，她要進屋內拿錢給他。阿樹點頭說好，站在原地看著她進屋去。她才進屋沒多久，阿樹就發現一條碩大的軍用犬在門後對著他齜牙低吼。原來因為他一身的魚腥味，吸引了原在休息的狗的注意，一看是陌生人在門口，那狗立即低下身去作勢攻擊，阿樹嚇了一跳，後退半步，那狗突然躍起攻擊，對著他咽喉咬來，阿樹本能轉了身讓過，右手握拳便自狗頭敲下，他自小練武，勁道十足，那狗被他一敲，連哀號都來不及竟自當場暈去。

等他回過神來，看到暈趴在地的狗，心想闖禍了，心中一急，推著攤車就跑回家。

而那日本女人拿著錢自屋內出來，正好看到他敲擊狗頭那一幕，她一手拿著錢，一手摀著嘴，驚訝得說不出話來，就見阿樹急忙推著車跑了。當天她丈夫回到家，她將事情經過告訴了他丈夫藤原，藤原甚為驚訝，因為那犬是訓練有術的軍犬，是他自軍中帶來的，是可以在戰場上擊殺士兵的，一般人很難是它的對手，平時他們都會小心注意不讓它攻擊其他人，剛好當日那日本女人疏忽了，沒想到原本在一旁睡覺的狗會突然起來攻擊人。

當天阿樹回到家，一直心中惶惶，殺了日本人的狗，不知道會不會是滔天大禍。隔日，保正與警察就找到他家把他帶走，他心想果然逃不過，跟著上車，又被帶到藤原家。到了藤原家中，藤原觀察了一下阿樹，也沒說甚麼，客氣地請他坐下，還請他一起吃飯。阿樹想要使用鱉腳的日文詢問到底要怎麼處置他，卻又不知從何問起，心想是不是先禮後兵，吃了東西再處理他，小心翼翼地吃了碗飯便不再吃了。

飯後藤原請他坐下，藤原太太端了茶過來，藤原喝了口茶，才慢慢地詢問他是用那隻拳頭打狗的。阿樹心想終於來了，伸出右手，藤原看了看他滿是拳繭的手，還伸手摸了摸，然後饒有興致的問他學過甚麼武功。阿樹未知其用意，不敢報上師父名號，只說小時候跟人學的。

當時日本人為了統治方便，禁止台灣人習武，城市地區禁止開堂，鄉下農村地區開設暗館，日本人則採取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政策。藤原見他說話含蓄，笑了笑，又說邀請他到道館。阿樹不明就裡，只得跟著他走，藤原用車載他到道館參觀，然後找了個人上場，並示意阿樹跟他打打看。

阿樹推遲不得，只得上台，只見對手是個年輕小伙，身穿全身白色衣裳，阿樹還在想著他家是否辦喪事，對手對著他鞠躬行禮，這他倒是看懂了，連忙舉手作揖。接著阿樹側身立馬，單手前引，意為請指教。只見對手開始上下左右跳動，阿樹心想這樣是靈活了，不過下盤便不穩了，心中已有計較，與其過了兩招後，覷準一個空隙，一個滑步欺近，雙掌推出，對手只覺一股大力襲來，不自禁後退好幾步，他倒也光棍，見自己已然踏出場外，走回來向阿樹鞠了個躬，又向藤原致意之後退下。對於有真功夫的人，他們特別尊敬，之後由藤原再開車送他回家。

經此一戰後，藤原見阿樹武藝精湛，心中佩服，著意結交。他原是新來的主管，見阿樹如此身手，便想招募他作為教官，訓練軍警，想不到他提出此想法，卻遭內部反對。原來當時日本的政策是推行柔道跟日本劍道，且受西方影響，各種訓練也偏向西式，對於台灣的傳統武術並不待見。因此這個想法最後只得無疾而終，不過二者倒是有了連繫，藤原有時會請阿樹充當顧問，教導他手下的兵，他自己也興致勃勃跟阿樹學了一些基礎拳術，可惜時間不長，他就被調回日本了。之後阿樹便沒跟那些日本人有太多連繫。

阿樹望著天上皎潔的明月，想著最後得到的消息是藤原去參戰了。

“希望一切都安好吧”阿樹心想著。戰亂的年代，人命不值錢，台灣很多人被拉到南洋當軍伕，離鄉背井戰死沙場的故事在各地上演，無可奈何的民眾也只能默默承受。”希望以後不要再打戰了”阿樹祈願著，不過鄉下老農的心願終究是微不足道的渴想，也無力改變甚麼，早點睡覺準備拚搏下一餐才是實際的人生，卡早睏卡有眠。

時序進入六月，陳善學跟著片土練拳已超過兩個月，他的訓練也漸漸進入正軌，而他倒也不辜負自己的名字，學習順暢，連阿樹的兵器片土的醫術他也都廣泛學習。